

焦点性话语标记“我宣布”

李圣洁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0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2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26日

摘要

在现代汉语口语与网络语体中，主谓短语“我宣布”发生语义虚化，逐步完成语法化与主观化演变，衍生出独立的焦点性话语标记用法。依托网络真实口语语料，本文从重新分析、语用推理以及语义解构与语境转换三个维度探讨话语标记“我宣布”形成的机制动因，并从语用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该话语标记的话语组织功能和焦点标记功能。此外，本文将“我宣布”与“我觉得”“我感觉”进行对比分析，从语义、句法及语用三个层面揭示其独特属性。对话语标记“我宣布”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语言运用和交际本质，提高语言表达和交际效果。

关键词

我宣布，话语标记，语法化，主观化，焦点标记

The Focus Discourse Marker “Wǒ Xuānbù”

Shengjie Li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ly 10,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August 26, 2026

Abstract

In spoken modern Chinese and online registers, the subject-predicate phrase “wǒ xuānbù (我宣布)” has experienced semantic bleaching and gone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as well as subjectification, eventually developing into an independent focus discourse marker. Drawing on authentic online spoken corpu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mechanisms and motivations behind the emergence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wǒ xuānbù” from three dimensions: reanalysis,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semantic deconstruction along with contextual shift.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it further analyzes the discourse-organizing function and focus-marking function of this marker. In addi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wǒ xuānbù” and “wǒ juéde (我觉得)” as well as “wǒ gǎnjué (我感觉)”, revealing its unique properties in three dimensions: semantic,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Studies targeting “wǒ xuānbù” can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language usage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help optimiz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s well as communicative outcomes.

Keywords

Wǒ Xuānbù (我宣布), Discourse Marker,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fication, Focus Mark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宣布”是由主语名词“我”和宣告类动词“宣布”构成的主谓结构短语，通常在句中充当句法成分，多用于正式场合，如宣布重大决定、公布重要消息等。但在使用过程中，尤其在网络语境中“我宣布”意义逐渐虚化，主观性不断增强，发展出另一种用法，即表达主观性评价的话语标记。例如：

(1) 我宣布，千里香小馄饨和老乡鸡馄饨在我心目中并列第一。(微博)

(2) 我宣布此地已成为我在欧洲除巴黎罗马维也纳外第四喜欢的城市，强烈推荐所有人来圣彼得堡，莫斯科都可以不来，彼得堡必须呆个三天，无法言说的震撼(微博)

上述例句中，“我宣布”删去后不影响句子的命题真值、句法合法性和句法结构，仅影响语用表达效果，符合话语标记的基本特征。

本文旨在通过对收集的语料进行整合并对比分析，找寻“我宣布”由主谓短语逐渐向话语标记演变的轨迹，并试图分析话语标记“我宣布”形成的机制动因以及话语功能。

2. 话语标记“我宣布”的形成

2.1. “我宣布”的语法化

“我宣布”作为主谓短语使用时其后一般带宾语小句，主语“我”和谓语“宣布”之间紧密度不高，在语音上常常有停顿，表达说话人正式宣告某一事件或决定，例如在官方文件中，“我宣布”常用于发布法令或公告，具有庄重严肃的语义色彩，如：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我宣布，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取自新华社)。在正式场合中，“我宣布”强调说话者个人的权威性和确定性，通常在特定场合由特定的人说出，以引起众人高度关注并明确其重要性，如：我宣布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而话语标记“我宣布”中的“我”和“宣布”联系密切，中间不再停顿，并且其词汇意义逐渐虚化，不再仅仅表示“我”和“宣布”意义的简单相加，“宣布”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释义为“公开正式告诉(大家)”[1]，其与主语“我”经常一起出现从而产生主观性的语义特征，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立场。在语法上，“我宣布”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出现在句首和句中，语用功能逐渐丰富，增加了强调个人情感，增强主观语气等功能。例如：

(3) 我宣布！加了火鸡面的烤冷面在我心中新晋成为夜市小吃排行第一名(微博)

(4) 这个头饰我宣布是最伟大的发明，可爱死了。(微博)

(5) 我宣布土豆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炸薯条好处,薯片好吃,土豆泥好吃,土豆饼好吃,凉拌土豆丝好吃,炒土豆好吃,烤土豆好吃,白水煮土豆也好吃,土豆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食物。(微博)

例(3)中“我宣布”单独使用位于句首,与其他成分隔开,引出下文的同时表达说话者对所言事物主观感受,表明说话者的评价态度,例(4)中“我宣布”位于句中,同样体现说话人的主观评价,例(5)“我宣布”表主体的内心感受,是对陈述的内容或对象的主观态度。

2.2. “我宣布”的主观化

“我宣布”由主谓短语逐渐演变为话语标记的过程中,其语义逐渐虚化,语法化伴随着主观化,语义由实到虚也是主观性不断增强的反映。试比较下面两个例句:

(6) A 我宣布 东北 是年味最浓的地方

1 2

B 我宣布 东北是年味最浓的地方

1 2

例(6)中“我宣布 + NP + VP”由“(我宣布 + NP) + VP”到“我宣布 + (NP + VP)”的演变是主观化的体现。主体“我”是第一人称带有主观性,“宣布”一词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正式场合或公告文件中,其与“我”的组合高频出现并运用于日常生活及网络环境当中,逐渐凝固成一个整体。“我宣布”从主体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宣告演变到对所言事物的主观评价态度,凸显说话人“我”,是主观化的表现。

3. 话语标记“我宣布”形成的机制动因

3.1. 重新分析

“我宣布”由原本的主谓结构演变为话语标记是对其结构重新分析的结果,“我”与“宣布”随着使用频率逐渐变多,逐渐凝固化,主观性不断增强。曹秀玲(2010)指出“我V”系列话语标记由主谓结构发展而来,其所寄寓的句子原本是主谓结构的宾语小句,话语标记功能的产生源于主谓结构和宾语小句之间的隐形置换,即主谓结构降级为背景成分,而宾语小句上升为前景成分[2]。例(6)中“我”+“宣布”组合形成主谓结构的形式,“我宣布”后通常带宾语小句,加上该组合的高频使用,形成独立成分,为其重新分析发展成为话语标记创造了条件。“我宣布”的语法化使其中的动词“宣布”丧失了部分范畴性特征,即去范畴化,如无否定形式,不与时体、情态成分共现,不带状语或补语。作为话语标记使用时,“我宣布”不发生形态变化,例如:

(7) 在TDengine用户大会上,我正式宣布了TDengine大语言模型的插件:TDGPT。(微博)

(8) 我宣布这家咖啡店是芒市最好喝的咖啡店!!! (微博)

(9) ? 我正式宣布了这家咖啡店是芒市最好喝的咖啡店。

例子(7)中的“我宣布”作为句法成分中间可以插入状语“正式”,可以带动态助词“了”,例(8)中的“我宣布”是话语标记,体现说话人主观上对这家咖啡店的感受和评价,中间不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且不能带动态助词,否则将改变其语用功能,句子的语义也有偏颇。

3.2. 语用推理

语法化推动“我宣布”形成话语标记,沈家煊(2001)认为,“语法化”的动因跟语用原则密切相关,“语法化”的机制也跟语用推理和隐含义的“固化”密切相关[3]。话语标记“我宣布”的形成是语用推

理的过程,刘钦(2008)认为语用推理的过程中某特定语言成分的固有意义不是必然地虚化和丧失,语言成分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和固有意义相似或相关[4]。话语标记“我宣布”没有丧失原本的“宣告、公布”的概念义,在此基础上发展成表示“带有个人主观情感地宣告、公布”。

3.3. 语义解构及语境转换

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提及以言行事,把表达“有所为之言”的句子称作“施为句”,即说话人通过所说的话语体现相应的言语行为[5]。“宣布”是施为动词,“我宣布”是一个起到以言行事功能的言语行为句,通常用于正式场合或文件中,体现说话人所具备的某种权威,且其话语能够对现实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在人们的使用中,“我宣布”被移植到日常、非正式的语境下。这种语境转换从而赋予了“我宣布”新的语用义,当说话者没有真实的权威或法律效力,但是通过使用这种正式的言语形式,象征性地赋予自己在话语上的权威,表现出个人的主观意愿,凸显主观态度。

语境转换(contextual shift)本质上是一种语用迁移,即某一表达式从正式、权威的原型使用域被借用到日常、个人化的异质域[6]。这一迁移伴随着语用参数的重新设定,说话人不再以“制度性权威”实施宣告,而是以“个人情感权威”进行评价。形式与语境之间的反差产生了反讽或幽默的语用效应,听话人能识别出说话人并非真的在行使官方权力,而是对自身感受的一种夸张性包装。这一机制与“戏仿”(parody)相似,即通过模仿严肃语体来达到轻松、调侃或强调个人立场的交际目的。例如:

(10) 我宣布玉簪秋赢了,一看就有那种经典老剧质感。(微博)

例子中说话人对所陈述的对象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此处的“赢了”并没有正式赛事的评判标准,本身就带有主观性,现实世界并没有因为说话人的话语发生改变,所言内容没有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将原本用于正式场合的“我宣布”进行语义解构和戏仿,在日常生活、非正式语言中产生出新的用法,形成一种对比与反差,带来了幽默的效果。

4. 语用功能

4.1. 话语标记“我宣布”的话语组织功能

1. 开启话轮,引入话题

人们在表达观点时总会围绕某个话题展开,这时话语标记“我宣布”具有引出话题的作用[7]。例如:

(11) 我宣布茶百道的羽衣甘蓝战胜了一点点的苹果奶绿在我心中的地位!!(微博)

(12) 我宣布,红烧肉汤汁拌饭比红烧肉本身还要香一百倍。(微博)

(13) 我宣布黄豆焖鸡脚暂时是世界上最权威的菜。(微博)

(14) 我宣布,丽江古城是我逛过的最喜欢最好看的古镇!小巷纵横,我们跟着导航走走停停,经常走到不知名的街巷,怀疑迷路,但又能遇见一些很漂亮很雅致的小巷。比起热闹的美食街,我更偏爱这些安静雅致的小巷子。(微博)。(微博)

例(11)(12)(13)(14)的话语标记“我宣布”位于话轮之首,有开启话轮,引入话题的功能。例(11)运用话语标记“我宣布”引入言者对茶百道的羽衣甘蓝的评价,与一点点苹果奶绿相比较更胜一筹。例(12)(13)同样是通过话语标记“我宣布”引入说话人对某一事物的主观评价。例(14)话语标记“我宣布”引入丽江古城这一话题,后文接着这一话题展开对丽江古城的描述和赞美。

2. 维持话轮,推动话题

话语标记“我宣布”位于中间位置时,“我宣布”前后是围绕同一个内容进行讨论,这时的话语标记

“我宣布”起到过渡作用，用于连接前后语句，维持话轮，推动话题[8]。

(15) 我被新疆的温柔狠狠拿捏了，这礼拜刚从木垒回来，我宣布这里就是被严重低估的新疆宝藏小城！！先说吃的，木垒烧烤直接给我香迷糊了！听老板说这里的羊都是喝天山雪水长大的“长征羊”，烤出来的肉串嫩到爆汁，一点膻味都没有……（微博）

(16) 去实验室吹空调了，我宣布空调在的地方是这个世界上天气最好的地方。（微博）

(17) 工作钉钉用久了现在回什么消息都习惯长按一下在别人气泡上贴个表情回回去，我宣布钉钉贴表情回复是所有聊天软件中最伟大的存在，对于我这种习惯最后垫底结束聊天但又不希望不及时回复的新消息弹出来打扰对方的人具有划时代意义。（微博）

例(15)运用话语标记“我宣布”延续了关于新疆木垒的话题，并强调了对该小城旅游价值的高度肯定。例(16)运用话语标记“我宣布”表达言者对有空调在的地方的主观感受，同时延续了前文去实验室吹空调的话题。例(17)前文介绍了因钉钉使用习惯而长按贴表情的操作，用话语标记“我宣布”延续了聊天软件功能探讨的话题，表达对该功能的主观认可。

4.2. 话语标记“我宣布”的标记焦点功能

焦点(focus)在本质上是一个话语功能的概念，它是说话人最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在句子内部，焦点是说话人赋予信息强度最高的部分，跟句子的其他部分相对，可以用“突出”(prominence)来概括它的功能；在话语中，焦点经常有对比的作用，跟语境中或听说者心目中的某个对象对比，可以用“对比”(contrastive)来概括它的功能[9]。话语标记语“我宣布”的逻辑关联功能正体现出“对比性”和“突出性”，因此“我宣布”的话语功能和焦点的功能具有一致性。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总结，可以发现话语标记“我宣布”往往与极性副词“最”或夸张词汇共现，体现出其作为焦点标记的“突出性”与“对比性”，具体可见前文中所举的例子。

(18) a. 又到了春天女巫需要大采购的季节，好多草药根本买不到啊啊，我宣布此生最大的愿望一定是以后要有自己的小花园，我要亲自种我爱的草药。（微博）

b. 又到了春天女巫需要大采购的季节，好多草药根本买不到啊啊，此生最大的愿望一定是以后要有自己的小花园，我要亲自种我爱的草药。

(19) a. 地坛公园一口气新开了三家店，各有特色，有种加班都不觉得痛苦的美好，我宣布他们成为我新的精神家园。（微博）

b. 地坛公园一口气新开了三家店，各有特色，有种加班都不觉得痛苦的美好，他们成为我新的精神家园。

例(18)a和(19)b中话语标记“我宣布”后的小句都是整个句子的焦点信息，对比例(18)b和(19)b都没有把句中的焦点性成分与非焦点性成分在结构上分离开。例(18)a中的极性副词“最”使句中隐含零形式对比项“相比其它的愿望”，且话语标记“我宣布”使焦点信息“此生最大的愿望一定是以后要有自己的小花园”突出。例(19)a虽没有出现极性副词，但“精神家园”内含让人心情美好的属性使新开的三家店与其他普通的店区别开来，并通过话语标记“我宣布”突显“他们成为我新的精神家园”这一焦点信息。

杨才英、赵春利(2014)对话语的焦点功能做出解释，他们认为焦点与背景是一组相对的话语功能概念，每一个焦点句都会有其相应的背景句，具有焦点功能的话语标记在语篇中也会出现相应的焦点句和背景句[10]。话语标记本身并不是焦点，而是说话者运用特定的话语标记对听话人形成一定的刺激，交际意图是让听话人更加明确地接收到说话人的信息或者情感。话语标记“我宣布”具有标记焦点功能。例如：

(20) 我宣布十号楼打印店老板是世界上最善的人! 排版的时候给我打折, 预答辩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 明天答辩今天忘记取打印的论文, 还不忘安抚我, 明儿答完就把他加进致谢里。(微博)

(21) 本苏州土著此次鲁B地盘之行打卡的第六站景点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 今天免费进。我宣布这是我人生至今参观过的审美最别致的建筑内部, 100多年过去, 设计师的构思与使用者的品味如此独到, 不过时的优雅, 太好看了。(微博)

例(20)(21)都体现了话语标记“我宣布”的标记焦点功能, 话语标记“我宣布”后面的内容是整个句子的焦点命题, 而句子的其他内容则作为背景句为焦点命题提供更加贴切的语境或者作为焦点信息更加便于理解的背景。例(20)说话人用话语标记“我宣布”对十号楼打印店老板给予“世界上最善的人”这一评价, 句子中叙述了打印店老板善良的行为, “排版打折”“提供情绪价值”“安抚我”这一焦点命题的背景信息。例(21)说话人用话语标记“我宣布”引出“这是我人生至今参观过的审美最别致的建筑内部”这一信息焦点, 设计师的构思与使用者的品味独到优雅, 百年多也不过时则作为背景信息而存在。

5. 对比分析“我宣布”与“我觉得”“我感觉”

为更清晰地界定“我宣布”作为话语标记的独特语义韵和语用功能, 本节将其与功能上相近、结构上相似的“我觉得”“我感觉”进行系统对比。本节参照相关例句, 从语义、句法和语用三个维度展开对比。

5.1. 语义层面

如上文所述, “宣布”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释义为“公开正式告诉(大家)”, 强调公开性、正式性和权威性。而“觉得”的释义则为“产生某种感觉”和“认为(语气较不肯定)”, 带有主观感知和不确定性; “感觉”同样表示“觉得”或“产生某种感觉”。据 Hopper (1991) 的“滞留原则” [11], “宣布”“觉得”“感觉”在虚化为话语标记后, 其原始词汇意义并未完全丧失, “宣布”的正式性、权威性语义残余赋予其后评价以一种“正式宣告”的形式外壳; “觉得”“感觉”的不确定性语义残余使其后内容带有推测和协商的倾向。同时, 根据语义韵理论 [12], “宣布”长期在正式语境中累积的[+正式][+权威]语义韵, 使其即便进入网络日常语境, 仍保留一定的正式语体色彩, 而“觉得”“感觉”所累积的[+主观][+推测]语义韵则使它们天然地偏向个人感受的表达。试比较以下例句:

(22) a. 我宣布全杭州最好吃的面包是 1730。(微博)

b. 我觉得人天生是自带一种性格底色的, 这部分不是后天教育培养出来的。(微博)

c. 我感觉现在天气预报都造假呀, 当天的天气预报压根没有报出真实情况, 今天才说昨天有 39℃。(微博)

例(22a)中, “我宣布”所引导的评价在本质上仍是个人口味偏好, 但“宣布”在正式语境中长期累积的[+正式][+权威]语义韵, 加上其正式性的语义残余, 使该评价的表达方式带有较强的论断色彩, 仿佛在行使一种“宣告权”。例(22b)(22c)中, “我觉得”“我感觉”则因“觉得”“感觉”本身的不确定语义, 标示了其后的内容是说话人的个人感受或不太肯定的推测, 无论断倾向, 保留了更多的协商空间。

5.2. 句法层面

在句法分布与组合能力上, 三个标记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我觉得”“我感觉”的句法位置更为灵活, 可出现在句首、句中和句末, 在自然口语中常出现句末用例, 例如:

(23) a. 在我短暂精彩的恋爱经验当中, 我觉得呢, 爱情是一种温度。(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自然口语语料库)

b. 我最好在三月份找到实习我觉得。(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自然口语语料库)

此外,“我觉得”“我感觉”可自由添加状语或语气词(如“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呢”“我感觉吧”),句法组合较为开放。而“我宣布”作为话语标记时,句法位置相对受限,一般出现在句首或谓语前,很少出现在句末;且其中间不可插入任何成分,也不能添加助词或语气词,其句法固化程度明显高于“我觉得”“我感觉”。

5.3. 语用层面

1. 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

Traugott (1995)和沈家煊(2001)区分了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前者是说话人对命题内容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后者是说话人关注听话人的“面子”和接受心理[13]。“我觉得”“我感觉”在语用上更多体现交互主观性——其语义上的不确定性使说话人能够缓和语气、顾及听话人感受,给对话留出协商和反驳的空间。如例(22b)中,说话人是在陈述一种个人理解,并未试图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听话人有充分空间提出不同意见;例(22c)中,说话人是在表达一种怀疑,语气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而“我宣布”则更多体现主观性,说话人借助“宣布”的正式性语义韵和语义残余,直接在话语层面营造一种“宣告”氛围,凸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如例(22a)中,说话人使用“我宣布”引出评价,以宣告的形式包装个人偏好,表现出更强的主观论断倾向,较少考虑听话人的接受心理。

2. 焦点凸显功能

根据 Sperber & Wilson (1995)的关联理论,交际是“明示-推理”过程,说话人通过语言形式向听话人明示信息的重要层级[14]。“我宣布”具有较强的焦点标记功能,其后的内容在“宣布”这一施为动词的明示下被处理为高信息量、高关注度的焦点信息,常与极性词汇共现。例(22a)中,“最好吃”这一极性副词进一步强化了“1730的面包”与“杭州其他面包”之间的对比性。而例(22b)(22c)中的“我觉得”“我感觉”仅用于引出观点陈述或个人感受,不带有此类焦点明示功能。

综上,“我宣布”在语义上保留“正式宣告”的形式特征,在句法上固化程度更高,在语用上倾向主观性表达和焦点凸显,与“我觉得”“我感觉”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对比进一步印证了“我宣布”作为焦点性话语标记的独特语用身份。

6. 结语

本文考察了主谓短语“我宣布”语法化为话语标记的过程、机制动因及话语功能。研究表明,“我宣布”的演变是语法化与主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重新分析、语用推理以及语义解构与语境转换是其形成的主要机制。在语用功能上,“我宣布”既可用于开启和延续话轮,又可作为焦点标记凸显主观评价。通过与“我觉得”“我感觉”的对比分析,本文进一步明确了“我宣布”的独特属性:受“宣布”施为动词语义底色的影响,其在语用上表现出更强的论断性语气和焦点凸显倾向,句法固化程度也更高;而“我觉得”“我感觉”则更侧重于交互主观性,常用于缓和语气、顾及听话人感受,句法位置也更加灵活。三者的差异源于动词语义类别的不同。

本研究主要局限在于:语料来源以微博为主,缺少面对面口语语料,因此以定性分析为主,未进行定量统计;对比对象也仅限于“我觉得”“我感觉”少数表达。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推进:扩充语料类型,纳入自然口语语料并开展实验语音学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进行频次统计和共现词分析;开展跨语言对比,探讨其他语言中是否存在类似的“宣告类评价标记”。

参考文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 [2] 曹秀玲. 从主谓结构到话语标记来谈“我/你 V”的语法化及其相关问题[J]. 汉语学习, 2010(5): 38-50.
- [3]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68-275, 320.
- [4] 刘焱. “我说”的语义演变及其主观化[J]. 语文研究, 2008(3): 18-23.
- [5] Austin, J.L. (200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6] Agha, A. (2007)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何自然, 莫爱屏. 话语标记语与语用照应[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2(1): 1-6.
- [8] 刘丽艳. 口语交际中的话语标记[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05.
- [9] 徐烈炯, 刘丹青.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增订本)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10] 杨才英, 赵春利. 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句法语义研究[J]. 汉语学报, 2013(3): 75-84.
- [11] Hopper, P.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Traugott, E.C. and Heine, B.,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ume I.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John Benjamins, 17-35.
<https://doi.org/10.1075/tsl.19.1.04hop>
- [12] Sinclair, J. (1996) The Search for Units of Meaning. *Textus*, **IX**, 75-106.
- [13] Traugott, E.C. (1995)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sation. In: Stein, D. and Wright, S.,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54.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554469.003>
- [14] Sperber, D. and Wilson, D.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nd Edition, Blackwell.